

塔 铺

—

九年前，我从部队复员，回到了家。用爹的话讲，在外四年，白混了：既没入党，也没提干，除了腮帮上钻出些密麻的胡子，和走时没啥两样。可话说回来，家里也没啥大变化。只有两个弟弟突然蹿得跟我一般高，满脸粉刺，浑身充满儿马的气息。夜里睡觉，爹房里传来叹气声。三个五尺高的儿子，一下子都到了向他要媳妇的年龄，是够他喝一壶的。那是一九七八年，社会上刚兴高考的第二年，我便想去碰碰运气。爹不同意，说：“兵没当好，学就能考上了？再说……”再说到镇上的中学复习功课，得先交一百元复习费。娘却支持我的想法：“要是万一……”

爹问：“你来时带了多少复员费？”

我答：“一百五。”

爹朝门框上啐了一口浓痰：“随你折腾去吧。就你那钱，家里也不要你的，也不给你添。考上了，是你的福气；考不上，也省得落你的埋怨。”

就这样，我来到镇上中学，进了复习班，准备考大学。

复习班，是学校专门为社会上大龄青年考大学办的。进复习班一看，许多人都认识，有的还是四年前中学时的同学，经过一

番社会的颠沛流离，现在又聚到了一起。同学相见，倒很亲热。只有一少部分年龄小的，是七七年应届生没考上，又留下复习的。老师把这些人招呼到一块，蹲在操场上开了个短会，看看各人的铺盖卷、馍袋，这个复习班就算成立了。轮到复习班需要一个班长，替大家收收作业、管管纪律什么的，老师的眼睛找到我，说我在部队上当过副班长，便让我干。我忙向老师解释，说在部队干的是饲养班，整天尽喂猪、老师不在意地挥挥手：“凑合了，凑合了……”

接着是分宿舍。男同学一个大房间，女同学一个大房间，还有一个小房间归班长住。由于来复习的人太多，班长的房间也加进去三个人。宿舍分过，大家一齐到旁边生产队的场院上抱麦秸，回来打地铺，铺铺盖卷。男同学宿舍里，为争墙角还吵了架。小房间里，由于我是班长，大家自动把墙角让给了我。到晚上睡觉时，四个人便全熟了。三十多岁的王全，和我曾是中学同学，当年脑筋最笨，功课最差的，现在也不知犯了哪根神经，也来跟着复习。另一个长得挺矮的青年，乳名叫“磨桌”（豫北土话，形容极矮的人），腰里扎一根宽边皮带。还有一个长得挺帅的小伙子，绰号叫“耗子”。

大家钻了被窝。由于新聚到一起，都兴奋得睡不着。于是谈各人复习的动机，王全说：他本不想来凑热闹，都有老婆的人了，还拉扯着俩孩子，上个什么学？可看到地方上风气恁坏，贪官污吏尽吃小鸡，便想来复习，将来一旦考中，放个州府县官啥的，也来治治这些人。“磨桌”说：他不想当官，只是不想割麦子，毒日头底下割来割去，把人整个贼死！小白脸“耗子”手捧一本什么卷毛脏书，凑着铺头的煤油灯看，告诉我们：他是干部子弟（父亲在公社当民政），喜爱文学，不喜欢数理化，本不愿来复习，是父亲逼来的；不过来也好，他追的一个小姑娘悦悦（就是今天操场上最漂亮的那个，辫子上扎蝴蝶结的那个），也来复习，他也跟着来了；这大半年时间，学考上考不上另说，恋爱

可一定要谈成！最后轮到我，我说：假如我像王全那样有了老婆，我不来复习；假如我像“耗子”那样正和一个姑娘谈恋爱，也不来复习；正是一无所有，才来复习。

说完这些话，大家作了总结：还数王全的动机高尚，接着便睡了。临入梦又说，醒来便是新生活的开始啦。

二

这所中学的所在镇叫塔铺。镇名的由来，是因为镇后村西土坛上，竖着一座歪歪扭扭的砖塔。塔有七层，无顶，说是一位神仙云游至此，无意间袖子拂着塔顶拂掉了。站在无顶的塔头上看四方，倒也别有一番情趣。可惜大家都没这心思。学校在塔下边，无院墙，紧靠西边就是玉米地，玉米地西边是条小河。许多男生半夜起来解手，就对着庄稼乱滋。

开学头一天，上语文课。“当当”一阵钟响，教室安静下来。同桌的“耗子”捣捣我的胳膊，指出哪位是他的女朋友悦悦。悦悦坐在第二排，辫子上扎着蝴蝶结，小脸红扑扑的，果然漂亮。“耗子”又让我想法把他和女朋友调到一张桌子上，我点点头。这时老师走上讲台。老师叫马中，四十多岁，胡瓜脸，大家都知道他，出名的小心眼，爱挖苦人。他走上讲台，没有说话，先用两分钟时间仔细打量台下每一位同学。当看到前排坐的是去年没考上的应届生，又留下复习，便点着胡瓜脸，不阴不阳、不冷不热地一笑，道：

“好，好，又来了，又坐在了这里。列位去年没考中，照顾了我今年的饭碗，以后还望列位多多关照。”

接着双手抱拳，向四方举了举。让人哭笑不得。虽然挖苦的是那帮小弟兄，我们全体都跟着倒霉。接着仍不讲课，让我拿出花名册点名。每点一个名，同学答一声“到”，马中点一下头。

点完名，马中作了总结：“名字起得都不错。”然后才开讲，在黑板上写下三个字：“黔之驴”。这时“耗子”逞能，自恃文学功底好，想露一鼻子，大声念道：“今之驴”。下边一阵哄笑。我看到悦悦红了脸，知道他们真在恋爱。这时王全又提意见，说没有课本，没有复习资料。马中发了火：“那你们带没带奶妈？”教室才安静下来，让马中拖着长音讲“有好事者船载以入”。课讲到虎驴相斗，教室后边传来鼾声。马中又不讲了，循声寻人。大家的眼睛都跟着他的目光走，发现是坐在后边的“磨桌”伏在水泥板上睡着了。大家以为马中又要发火，马中却泰然站在“磨桌”跟前，看着他睡。“磨桌”猛然惊醒，像受惊的兔子，瞪着惺忪的红眼睛看着老师，很不好意思。马中弯腰站到他面前，这时竟安慰他：

“睡吧，睡吧，好好睡。毛主席说过，课讲得不好，允许学生睡觉。”接着，一挺身，“当然，故而，你有睡觉的自由，我也有不讲的自由。我承认，我水平低，配不上列位，我不讲，我不讲还不行吗！”

接着返回讲台，把教案课本夹在胳肢窝下，气冲冲走了。

教室炸了窝。有起哄的，有笑的，有埋怨“磨桌”的。“磨桌”扯着脸解释，他有一个毛病，换一个地方，得三天睡不着觉，昨天一夜没睡着，就困了。“耗子”说：“你穷毛病还不少！”大家又起哄。我站起来维持秩序，没一个人听。

这时我发现，乱哄哄的教室里，惟有一个没有参加捣乱，趴在水泥板上认真学习。她是个女生，和悦悦同桌，二十一二年纪，剪发头，对襟红夹袄，正和尚入定一般，看着眼前的书，凝神细声诵读课文。我不禁敬佩，满坑蛤蟆叫，就这一个是好学生。

中午吃饭时，“磨桌”情绪很不好，从家中带来的馍袋里，掏出一个窝窝头，还没啃完。到了傍晚，竟在宿舍里，扑到地铺上，“呜呜”哭了起来。我劝他，不听。在旁边伏着身子写什么

的“耗子”发了火：“你别他妈在这号丧好不好，我可正写情书呢！”没想到“磨桌”越发收不住，索性大放悲声，号哭起来。我劝劝没结果，只好走出宿舍，信步走向学校西边的玉米地。出了玉米地，来到河边。

河边落日将尽，一小束水流，被晚霞染得血红，一声不响慢慢淌着。远处河滩上，有一农家姑娘在用箱子收草。我想着自己二十六七年纪，还和这帮孩子厮混，实在没有意思。可想想诺大世界，两拳空空，没有别的出路，只好叹息一声，便往回走。只见那收草姑娘已将一大堆干草收起。仔细一打量，不禁吃了一惊；这姑娘竟是课堂上那独自埋头背书的女同学。我便走过去，打一声招呼。见她五短身材，胖胖的，但脸蛋红中透白，倒也十分耐看。我说她今天课堂表现不错，她不语。又问为什么割草，她脸蛋通红，说家中困难，爹多病，下有二弟一妹，只好割草卖钱，维持学费。我叹息一声，说，不容易。她看我一眼，说：

“现在好多着呢。以前家里更不容易。记得有一年，我才十五，跟爹到焦作拉煤。那是年关，到了焦作，车胎放了炮，等找人修好车，已是半夜。我们父女在路上拉车，听到附近村里人放炮过年，心里才不是滋味。现在又来上学，总得好。好用心，才对得起大人……”

听了她的话，我默默点点头，似乎突然明白了许多道理。

晚上回到宿舍，“磨桌”已不再哭，在悄悄整理着什么东小曲，估计情书已经发出。这时王全急急忙忙进来，说到处找我找不见。我问什么事，他说我爹来了，来给我送馍，没等上我，便赶夜路回去了。接着把他铺上的一个馍袋交给我，我打开馍袋一看。里面竟是几个麦面卷子。这卷子，在家里过年才吃。我不禁心头一热，又想起河边那个女同学，问王全那人是谁，王全说他认识，是郭村的，叫李爱莲，家里特穷，爹是个酒鬼；为来复习，和爹吵了三架。我默默点点头。这时“耗子”搀和进来：

“怎么，班长看上那丫头了？那就赶紧！我这本书是《情书

大全》，可以借你看看。干吧，伙计，抓住机会——过这村没这店儿，误了这包子可没这馅儿了……”

我愤怒地将馍袋向他头上砸去：“去你妈的！……”

全宿舍的人都吃了一惊。正在沮丧的“磨桌”也抬起头瞪圆小眼睛，吃惊地看着我。

三

冬天了。教室四处透风，宿舍四处透风。一天到晚，冷得没个存身的地方。不巧又下了一场雪，雪后结冰，天气更冷，夜里睡觉，半夜常常被冻醒。我们宿舍四人，只好将被子合成两床，两人钻一个被窝，分两头睡，叫“打老腾”。教室无火。晚上每人点一个小油灯，趴在水泥板上复习功课。寒风透过墙缝吹来，众灯头乱晃。一排排同学袖着手缩在灯下，影影绰绰，活像庙里的小鬼。隔窗往外看，那座黑黝黝的秃塔在寒风中抖动，似要马上塌下。班里兴了流感，咳嗽声此起彼伏。前排的两个小弟兄终于病到，发高烧说胡话，只好退学，由家长领回去。

这时我和李爱莲同桌。那是“耗子”提出要和女朋友悦悦同桌，才这样调换的。见天在一起，我们多了些相互了解。我给她讲当兵，在部队里如何喂猪，她给我讲小时候自己爬榆树，一早晨爬了八棵，采榆钱回家做饭。家里妈挺善良，爹脾气不好，爱喝酒，喝醉酒就打人。妈妈怀孕，他还一脚把她从土坡上踢下去，打了几个滚。

学校伙食极差。同学们家庭都不富裕，从家里带些冷窝窝头，在伙上买块咸菜，买一碗糊糊就着吃。舍得花五分钱买一碗白菜汤，算是改善生活。我们宿舍就“耗子”家富裕些，常送些好饭菜来。但他总是请同桌的女朋友吃，不让我们沾边，偶尔让尝一尝，也只让我和王全尝，不让“磨桌”尝。他和“磨桌”不

对劲儿。每到这时，“磨桌”就在一边呆脸，既眼馋，又伤心，很是可怜。自从那次课堂睡觉后，他改邪归正，用功得很，也因此瘦得更加厉害，个头显得更小了。

春天了。柳树吐米芽了。一天晚饭，我在教室吃，李爱莲悄悄推给我一个碗。我低头一看，是几个菜团子，嫩柳叶蒸做的。我感激地看她一眼，急忙尝了尝。竟觉山珍海味一般。我没舍得吃完，留下一个，晚上在宿舍悄悄塞给“磨桌”。但“磨桌”看看我，摇了摇头。他已执意不吃人家的东西。

王全的老婆来了一趟。是个五大三粗的黑脸妇人，厉害得很，进门就点着王全的名字骂，说家里断了炊，两个孩子饿得“嗷嗷”叫，青黄不接的，让他回去找辙。并骂：

“我们娘儿们在家受苦，你在这享清福，美死你了！”

王全也不答话，只是伸手拉过一根棍子，将她赶出门。两人像孩子一样，在操场上你追我赶，终于将黑脸妇人赶得一蹦一跳地走了。同学们站在操场边笑，王全扭身回了宿舍。

第二天，王全的大孩子又来给王全送馍袋。这时王全拉着那黑孩，叹了一口气：

“等爸爸考上了，做了大官，也让你和你妈享两天清福！”

这时发生了一件怪事，瘦得皮包骨头的“磨桌”，突然脸蛋红扑扑的。有天晚上，回来得很晚，嘴已油光光的。问他哪里去了，也不答，倒头便睡。等他睡着，我和王全商量，看样子这小子下馆子了，不然嘴巴怎么油光光的？可钱哪里来呢？这时“耗子”插言：“定是偷了人家东西！”我瞪了“耗子”一眼，大家不再说话。

这秘密终于被我发现了。有天晚自习下课，回到宿舍，又不见“磨桌”。我便一个人出来，悄悄寻他。四处转了转，不见人影。我到厕所解手，忽然发现厕所墙后有一团火，一闪一灭，犹如鬼火。火前有一人影，伏在地上。天啊，这不是“磨桌”吗！我悄悄过去，发现地上有几张破纸在烧。火里爬着几个刚出壳的

幼蝉。“磨桌”盯着那火，舌头舔着嘴巴，不时将爬出的蝉重新投到火中。一会儿，火灭了，蝉也不知烧死没有，烧熟没有，“磨桌”满有兴味地一个个捡起往嘴里填。接着就满嘴乱嚼起来。我见此情状心里不是滋味，不由向后倒退两步，不意弄出了音响。“磨桌”吃了一惊，急忙停止咀嚼，扭头看人。等看清是我，先是害怕，后是尴尬，语无伦次地说：

“班长，你不吃一个，好香啊！”

我没有答话，也没有吃蝉，但我心里，确实涌出了一股辛酸。我打量着他，暗淡的月光下，竟如一匹低矮低矮的小动物。我眼中涌出了泪，上前拉住他，犹如拉住自己的亲兄弟：

“‘磨桌’，咱们回去吧。”

“磨桌”也眼眶盈泪，恳求我：“班长，不要告诉别人。”

我点点头：“我不告诉。”

“五·一”了，学校要改善生活。萝卜炖肉，五毛钱一份。穷年不穷节，同学们纷纷慷慨地各买一碗，“哧溜哧溜”放声吃，不时喊叫，指点着谁碗里多了一个肉片。我端菜回教室，发现李爱莲独自在课桌前埋头趴着，也不动弹。我猜想她经济又犯紧张，便将那菜吃了两口，推给了她。她抬头看看我，眼圈红了，将那菜接了过去。我既是感动，又有些难过，还无端生出些崇高和想保护谁的念头，便眼中也想涌泪，扭身出了教室。等晚上又去教室，却发现她不见了。

我觉出事情有些蹊跷，便将王全从教室拉出来，问李爱莲出了什么事。王全叹了一口气，说：

“听说她爹病了。”

“病得重吗？”

“听说不轻。”

我急忙返回教室，向“耗子”借了自行车，又到学校前的合作社里买了两斤点心，骑向李爱莲的村子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，我不知道。

李爱莲的家果然很穷，三间破茅屋，是土垛，歪七扭八；院子里黑洞洞的，只正房有灯光。我喊了一声“李爱莲”，屋里一阵响动，接着帘子挑开，李爱莲出来了。当她看清是我，吃了一惊：

“是你？”

“听说大伯病了，我来看看。”

她眼中露出感激的光。

屋里墙上的灯台里，放着一盏煤油灯，发着昏黄的光。靠墙的床上，躺着一个干瘦如柴的中年人，铺上满是杂乱的麦秸屑。床前围着几个流鼻涕水的孩子；床头站着一个盘着歪歪扭扭发髻的中年妇女，大概是李爱莲的母亲。我一进屋，大伙全把眼光集中到了我身上。我忙解释：

“我是李爱莲的同学。大伙儿知道大伯病了，托我来看看。”接着把那包点心递给了李爱莲的母亲。

李爱莲母亲这时从发呆中醒过来，忙给我让座：“哎呀，这可真是，还买了这么贵的点心。”

李爱莲的父亲也从床上仄起身子，咳嗽着，把桌上的旱烟袋推给我，我忙摆摆手，说不会抽烟。

李爱莲说：“这是我们班长，人心可好了，这……这碗肉菜，还是他买的呢！”

这时我才发现，床头土桌上，放着那碗我吃了一半的肉菜。原来是李爱莲舍不得吃，又端来给病中的父亲。床头前的几个小弟妹，眼巴巴地盯着碗中那几片肉。我不禁又感到一阵辛酸。

坐了一会儿，喝了一碗李爱莲倒的白开水，了解到李爱莲父亲的病情——是因为又喝醉了酒，犯了胃气痛老病。我叮嘱了几句，便起身告辞，向李爱莲说：“我先回去了。你在家呆一夜，明天再去上课。”

这时李爱莲的妈拉住我的手：“难为你了，她大哥。家里穷，也没法给你做点好吃的。”又对李爱莲说：“你现在就跟你大哥回

去吧。家里这么多人，不差你侍候，早回去，跟你大哥好好学……”

黑夜茫茫，夜路如蛇，我骑着车，李爱莲坐在后支架上。走了半路，竟是无话。突然，我发现李爱莲在抽抽嗒嗒地呜咽，接着用手抱住了我的腰，把脸贴到我后背上，叫了一声：

“哥……”

我不禁心头一热。眼中涌出了泪。“坐好，别摔下来。”我说。我暗自发狠：我今年一定要努力，一定要考上。

四

离高考剩两个月了。这时传来一个消息，说高考还考世界地理。学校原以为只考中国地理，没想到临到头还考世界地理。大家一下都着了慌。这时同学的精神，都已是强弩之末。王全闹失眠，成夜睡不着。“磨桌”脑仁疼，一见课本就眼睛发花。大家乱骂，埋怨学校打听不清，说这罪不是人受的。更大的问题还在于，大家都没有世界地理的复习资料。于是掀起一个寻找复习资料的热潮。一片混乱中，唯独“耗子”乐哈哈的。他恋爱的进程，据说已快到了春耕播种的季节。

这样闹腾了几日，有的同学找到了复习资料，有的没有找到。离高考近了，同学们都变得自私起来，找到资料的，对没找到的保密，唯恐在高考中，多一个竞争对手。我们宿舍，就“磨桌”不知从哪里弄到一本卷毛发黄的“世界地理”，但他矢口否认，一个人藏到学校土岗后乱背，就像当初偷偷烧蝉吃一样。我和王全没辙，李爱莲也没辙，于是着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这时我爹来送馍，见我满脸发黄，神魂不定，问是什么事，我简单给他讲了，没想到他双手一拍：

“你表姑家的大孩子，在汲县师范教书，说不定他那儿有

呢！”

我也忽然想起这个茬儿，不由高兴起来。爹站起身，刹刹腰里的蓝布，自告奋勇要立即走汲县。

我说：“还是先回家告诉妈一声，免得她着急。”

爹说：“什么时候了，还顾那么多！”

我说：“可您不会骑车呀！来回一百八十里呢！”

爹满有信心地说：“我年轻的时候，一天一夜走过二百三。”说完，一撅一撅动了身。我忙追上去，把馍袋塞给他。他看看我，被胡茬包围的嘴笑了笑，从里边掏出四个馍，说：“放心。我明天晚上准赶回来。”我眼中不禁冒出了泪。

晚上上自习，我悄悄把这消息告诉了李爱莲。她也很高兴。

第二天晚上，我和李爱莲分别悄悄溜出了学校，在后岗集合，然后走了二里路，到村口的大路上去接爹。一开始有说有笑的，后来天色苍茫，大路尽头不见人影，只附近有个拾粪的老头，又不禁失望起来。李爱莲安慰我：

“说不定是大伯腿脚不好，走得慢了。”

我说：“要万一没找到复习资料呢？”

于是两个人不说话，又等。一直等到月牙儿偏西，知道再等也无望了，便沮丧地向回走。但约定第二天五更再来这集合等待。

第二天鸡叫，我便爬起来，到那村口去等。远远看见有一人影，我认为是爹，慌忙跑上去，一看却是李爱莲。

“你比我起得还早！”

“我也刚刚才到。”

早晨下了霜，青青的野地里，一片发白。附近的村子里，鸡叫声此起彼伏。我忽然感到有些冷，看到身边的李爱莲，也在打颤。我忙把外衣脱下，披到她身上。她看看我，也没推辞，只是深情地看看我，慢慢将身子贴到了我怀里。我身上一阵发热发紧，想低头吻吻她。但我没有这样做。

天色渐渐亮了，东方现出一抹红霞。忽然，天的尽头，跌跌撞撞走来了一个人影。李爱莲猛然从我怀里挣脱，指着那人影：

“是吗？”

我一看，顿时兴奋起来：“是，是我爹，是他走路的样子。”

于是两个人飞也似的跑。我扬着双臂，边跑边喊：“爹！”

天尽头有一回声：“哎！”

“找到了吗？”

“找到了，小子！”

我高兴得如同疯了，大喊大叫向前扑。后面李爱莲跌倒了，我也不顾。只是向前跑，跑到跌跌撞撞走来的老头跟前。

“找到了？”

“找到了。”

“在哪儿呢？”

“别急，我给你掏出来。”

老头也很兴奋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这时李爱莲也跑了上来，看着爹。爹小心解开腰中蓝布，又解开夹袄扣，又解开布衫扣，从心口，掏出一本薄薄的卷毛脏书。我抢过来，书还发热，一看，上边写着“世界地理”。李爱莲又抢过去，看了一眼，兴奋得两耳发红：

“是，是，是《世界地理》！”

爹看着我们兴奋的样子，只“嘿嘿”地笑。这时我发现，爹的鞋帮已开了裂，裂口处，洇出一片殷红殷红的东西。我忙把爹的鞋扒下来，发现那满是脏土和皱皮的脚上，密密麻麻排满了血泡，有的已经破了，那是一只血脚！

“爹！”我惊叫。却是哭声。

爹仍是笑，把脚伸回去：“没啥，没啥。”

李爱莲眼中也涌出了泪：“大伯，难为您了。”

我说：“您都六十五了。”

爹还有些逞能：“没啥，没啥，就是这书现在紧张，不好找，

你表哥作难找了一天，才耽搁了工夫，不然我昨天晚上就赶回来了。”

我和李爱莲对看了一眼。这时才发现她浑身是土，便问她刚才跌倒摔着了没有。她拉开上衣袖子，胳膊肘上也跌青了一块。但我们都笑了。

这时爹郑重他说：“你表哥说，这本书不好找，是强从人家那里拿来的，最多只能看十天，还得给人家送回去。”

我们也郑重地点点头。

这时爹又说：“你们看吧，要是十天不够，咱不给他送，就说爹不小心，在路上弄丢了。”

我们说：“十天够了，十天够了。”

这时我们都恢复了常态。爹开始用疑问的眼光打量李爱莲。我忙解释：

“这是我的同学，叫李爱莲。”

李爱莲脸登时红了，有些不好意思。

爹笑了，眼里闪着狡猾的光：“同学，同学，你们看吧，你们看吧。”

接着爹爬起身，就要从另一条岔路回家。

我说：“爹，您歇会儿再走吧。”

爹说：“说不定你娘在家早着急了。”

看着爹挪动着两只脚，从另一条路消失，我和李爱莲捧着《世界地理》，又高兴起来，你看看，我看看，一起向回走。并约定，明天一早偷偷到河边集合，一块来背《世界地理》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拿了书，穿过玉米地，来到那天李爱莲割草的河边。我知道她比我到得早，便想从玉米地悄悄钻出，吓她一跳。但等我扒开玉米棵子，朝河堤上看时，我却呆了，没有再向前迈步。因为我看到了一幅图画。

河堤上，李爱莲坐在那里，样子很安然。她面前的草地上，竖着一个八分钱的小圆镜子。她看着那镜子，用一把断齿的化学

梳子在慢慢梳头。她梳得很小心，很慢，很仔细。东边天上有朝霞，是红的，红红的光，在她脸的一侧，打上了一层金黄的颜色。

我忽然意识到，她是一个姑娘，一个很美很美的姑娘。

这一天，我心神不定。《世界地理》找来了，但学习效果很差，思想老开小差。我发现，李爱莲的神情也有些慌乱。我们都有些痛恨自己，不敢看对方的目光。

晚上，我们来到大路边，用手电不时照着书本，念念背背。不知是天漆黑，还是风物静，这时思想异常集中，背的效果极好。到学校打熄灯钟时，我们竟背熟了三分之一。我们都有些惊奇，也有些兴奋，便扔下书本，一齐躺倒在路旁的草地上，不愿回去。

天是黑的，星是明的。密密麻麻的星，撒在无边无际的夜空闪烁。天是那么深邃，”那么遥远。我第一次发现，我们头顶的天空，是那么崇高，那么宽广，那么仁慈和那么美，我听见身边李爱莲的呼吸声，知道她也在看夜空。

我们都没有话。

起风了。夜风有些冷。但我们一动不动。

突然，李爱莲小声说话：“哥，你说，我们能考上吗？”

我坚定地回答：“能，一定能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看这天空和星星就知道。”

她笑了：“你就会混说。”

又静了，不说话，看着天空。

许久，她又问，这次声音有些发颤：“要是万一你考上我没考上呢？”

我也忽然想起这问题，身上也不由一颤。但我坚定地答：“那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你。”

她长出了一口气，也说：“要是万一我考上你没考上，我也

不会忘记你。”

她的手在我身边，我感觉出来。我握住了她的手。那是一只略显粗糙的农家少女的手。那么冷的天，她的手是热的。

但她忽然说：“哥，我有点冷。”

我心头一热，抱住了她。她在我怀里，眼睛黑黑地、静静地、顺从地看着我。我吻了吻她湿湿的嘴唇、鼻子，还有那湿湿的眼睛。

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，第一次吻一个姑娘。

五

累。累。实在是累。

王全失眠更厉害了，一点睡不着，眼里布满血丝，头发乱糟糟的像个鸡窝。大眼看去，活像一个恶鬼。脾气也坏了，不再显得那么宽厚，有天晚上，因为“磨桌”打鼾，他狠狠将“磨桌”打了两拳。“磨桌”醒来，蒙着头“呜呜”哭，他又在一旁噉牙花子：“这怎么好，这怎么好。”“磨桌”脑仁更加痛了，一看书就痛，只好花两毛钱买了一盒清凉油，在两边太阳穴上乱抹，弄得满宿舍清凉油味。我一天晚上回宿舍见他又在哭，便问：

“是不是王全又打你了？”

他摇摇头，说：“太苦，太苦，班长，别让我考大学了，让我考个小中专吧。”

咕咕鸟叫了，割麦子了。学校老师停止辅导，去割学校种的麦子。学生们马放南山，由自己去折腾。我找校长反映这问题，校长说唯一的办法是让学生帮老师早一点收完麦子，然后才能上课。我怪校长心狠，离考试剩一个月了，还剥削学生的时间。但我到教室一说，大伙倒很高兴，都拥护校长，愿意去割麦子。原来大伙学习的弦绷得太紧了，在那里死用功，其实效果很差。现

在听说校长让割麦子，正好有了换一换脑子的理由，于是发出一声喊，争先恐后拥出教室，去帮老师割麦子。学校的麦地在小河的西边，大家赶到那里，二话不说，抢过老师的镰刀，雁队一样拉开长排，“嚓”，“嚓”，“嚓嚓”，紧张而有节奏、快而不乱地割着。一会儿割倒了半截地。紧绷着的神经，在汗水的浸泡下，都暂时松弛下来。大家似又成了在农田干活的农家少男少女，嘻嘻哈哈，打打闹闹。许多老师带着赞赏的神情，站在田头看。马中说：“这帮学生学习强不强不说，割麦子的能力可是不差。要是高考考割麦子就好了！”我抹了一把汗水，看看这田野和人，第一次感到：劳动是幸福的。

不到一个下午，麦子就割完了。校长受了感动，通知伙房免费改善一次生活。又是萝卜炖肉。但这次管够。大家洗了手脸，就去吃饭。那饭吃得好香！

但以后的几天里，却出了几件不愉快的事情。

第一件是王全退学。离高考只剩一个月，他却突然决定不上了。当时是实行责任田的第一年，各村都带着麦苗分了地。王全家也分了几亩，现在麦焦发黄，等人去割，不割就焦到了地里。王全那高大的黑老婆又来了，但这次不骂，是一本正经地商量：

“地里麦子焦了，你回去割不割？割咱就割，不割就让它龟孙焦到地里！”

然后不等王全回答，撅着屁股就走了。

这次王全陷入了沉思。

到了晚上，他把我拉出教室，第一次从口袋掏出一包烟卷，递给我一支，他叼了一支。我们燃着烟，吸了两口，他问：

“老弟，不说咱俩以前是同学，现在一个屋也躺了大半年了。咱哥俩儿过心不过心？”

我说：“那还用说。”

他又吸了一口烟：“那我问你一句话，你得实打实告诉我”。

我说：“那还用说。”

“你说，就我这德行，我能考上吗？”

我一愣，竟答不上来。说实话，论王全的智力，实不算强，无论什么东西，过脑子不能记两晚上，黄河他能记成三十三公里。何况这大半年，他一直失眠，记性更坏。但他用功，却是大家看见的。我安慰他：

“大半年的苦都受了，还差这一个月？！”

他点点头，又吸了一口烟，突然动了感情：“你嫂子在家可受苦了！孩子也受苦了。跟你说实话，为了我考学，我让大孩子都退了小学。我要再考不上，将来怎么对孩子说？”

我安慰他：“要万一考上呢？这事谁也保不齐。”

他点点头，又说：“还有麦子呢。麦子真要焦到地里，将来可真要断炊了。”

我忙说：“动员几个同学，去帮一下。”

他忙摇头：“这种时候，哪里还敢麻烦大家。”

我又安慰：“你也想开些，收不了庄稼是一季子，考学可是一辈子。”

他点点头。

但第二天早晨，我们三人醒来，却发现王全的铺空了，露着黄黄的麦秸。他终于下了决心，半夜不辞而别。又发现，他把那张烂了几个窟窿的凉席，塞到了“磨桌”枕头边。看着那个空铺，我们三个人心里都不好受。“磨桌”憋不住，终于哭了：“你看，王全也不告诉一声，就这么走了。”

我也冒了泪珠，安慰“磨桌”，没想“磨桌”“呜呜”大哭起来：

“我对不起他，当时我有《世界地理》，也没让他看。”

停了几天、又发生第二件不愉快的事，即“耗子”失恋。失恋的原因他不说，只说悦悦“没有良心”，看不起他，要与他断绝来往；如再继续纠缠，就要告到老师那里去。他把那本卷毛《情书大全》摔到地下，摊着双手，第一次哭了：

“班长，你说，这还叫人吗？”

我安慰他，说凭着他的家庭和长相，再找一个也不困难。他得到一些安慰，发狠地说：

“她别看不起我，我从头好好学，到时候一考考个北京大学，也给她个脸色看看！”

当时就穿上鞋，要到教室整理笔记和课本。但谁也明白，现在离高考仅剩半个月，就是有天大的本事，再“从头”也来不及了。

第三件不愉快的事情，是李爱莲的父亲又病了。我晚上到教室去，发现她夹到我书里一张字条：

哥：

我爹又病了，我回去一趟。不要担心，我会马上回来。

爱莲

可等了两天，还不见她来。我着急了，借了“耗子”的自行车，又骑到郭村去。家里只有李爱莲的母亲在拉麦子，告诉我，这次病得很厉害，连夜拉到新乡去了。李爱莲也跟去了。

我推着自行车，沮丧地回来。到了村口，眼望着去新乡的柏油路，路旁两排高高的白杨树，暗想：这次不知病得怎样，离高考只剩十来天，到时候可别耽误考试。

六

高考了。

考场就设在我们教室。但气氛大变。墙上贴满花花绿绿的标语：“遵守考场纪律”，“不准交头接耳”，“违反纪律取消考试资格”……门上贴着“考试细则”：进考场要带“准考证”、发卷前

要核对照片，迟到三十分钟自动取消当场考试资格……小小教室，布了四五个老师监堂。马中站在讲台上，耀武扬威地讲话：“现在可是要大家的好看了。考不上丢人，但违反纪律被人捏胡出去——就裹杆草埋老头，丢个大人！”接着是几个戴领章帽徽的警察进来。大家都憋着大气，揣着小心，心头蹦蹦乱跳。教室外，停着几辆送考卷和准备拿考卷的公安三轮摩托。学校三十米外，划一条白色警戒线，有警察把着。

警戒线外，围着许多学生的家长，在那里焦急地等待。我爹也来了，给我带来一馍袋鸡蛋，说是妈煮的，六六三十六个，取“六顺”的意思。并说吃鸡蛋不解手，免得耽误考试时间。这边考试，爹就在警戒线外边等，毒日头下，坐在一个砖头蛋上，眼巴巴望着考场。头上晒出一层密密麻麻的细汗珠，他不觉得；人蹿起的灰尘扑到他身上和脸上，也不觉得。我看着这考场，看着那警戒线外的众乡亲，看着我的坐在砖头蛋上的父亲，不禁一阵心酸。

发卷了。头两个小时考“政治”。但我突然感到有些头晕。恶心。我咬住牙忍了忍，好了一些。但接着感到前所未有的疲劳。我想，完了，这考试要砸。

何况我心绪不宁。我想起了李爱莲。两天前，她给我来了一封信：

哥：

高考就要开始了。我们大半年的心血有没有白费，就要看这两天的考试了。但为了照顾我爹，我不能回镇上考了，就在新乡的考场考。哥，亲爱的哥，我们虽不能坐在一个考场上，但我知道，我们的心是在一起的。我想我能考上，我也衷心祝愿我亲爱的哥你也能够考上。

爱 莲

就这么几句话。当时，我捧着这封信，眼望着新乡的方向，

心里发颤。现在，我坐在考场上，不禁又想到：不知她在新乡准时赶到考场没有；不知她要在医院照顾父亲，现在疲劳不疲劳；不知面对着卷子，她害怕不害怕，这些题她生不生……但突然，我又想象出她十分严肃，正在对我说：“哥，为了我，不要胡思乱想，要认真考试。”于是，我闭了一会儿眼睛，开始集中精力，重新看卷子上的几道题。这时考题看清了，知道写的是什麼。还好，这几道题我都背过，于是心里有了底，不再害怕，甩了甩钢笔水，开始答题。一答开头，往常的背诵，一一出现在脑子里。我很高兴有这一思想转折，我很感激李爱莲对我现出了严肃的面孔。笔下“沙沙”，不时看一看腕上借来的表。等最后一道题答完，正好收卷的钟声响了。

我抬起身，这才发觉出了一身大汗，头发湿漉漉的，直往下滴水。我听到马中又在讲台上威严地咋唬：“不要答了，不要答了，把卷子反扣到桌子上！能不能考上，不在这一分钟，热锅炒蚂蚁，再急着爬也没有用了！”我从容地将卷子反扣到桌子上，出了考场。

爹早已从砖头蛋上站起，在一堆家长里，踮着脚，伸长着脖子朝教室看。看我出来，忙迎上来，焦急问：“考得怎样？”我答：“还好。”

爹笑了，是焦急后的笑，是等待后的笑，是担心后的笑。笑得有点勉强，有点苦涩，有点疲劳。但眼中冒出泪。泪后，对我望着。那苍老的眼里，竟闪出对我表示感激的光！“这就好，这就好。”然后从馍袋里掏出六个鸡蛋，一定让我吃下。可我什么东西都不想吃，只想喝水。爹说：

“不要喝水，不要喝水，接着还要考呢，喝水光想尿。”

但我还是跑到水龙头下，“咕嘟”“咕嘟”喝了个够。

离下场考试还有十分钟，我回到了宿舍。“磨桌”和“耗子”都在。“磨桌”正在焦急地翻书，急得满头大汗，见我进来，带着哭音颤着声说：

“班长，我完了！我好糊涂！这些题我都会背，但我记混了！我把‘党的基本路线’，答成了‘社会主义总路线’！”

我忙问：“那其它五道呢？”

他答着哭声：“还有两道也答混了！我的妈，我的政治要不及格了！”

我安慰他：“既已考过，就不要再想了，还是集中精力想下场的数学吧！”

他仍很焦急：“你说得轻巧，你考好了，当然不着急。可我这些题明明会，却答混了，岂不冤枉！我好糊涂，我好糊涂！”接着便痛苦地用双拳砸自己的脑袋。

“耗子”也十分沮丧，倒在铺上一言不发。

我问：“你怎么样‘耗子’？”

“耗子”瞪了我一眼：“你管我呢！”然后双手捂头，痛苦地叫道：“我忝他祖辈亲奶奶，我都认识这些题，但这些题都不认识我。我一场考试好自在，钢笔动都没有动。临到钟声响，才在一道题上写了几个字，‘中国共产党万岁’，那些改卷的王八蛋能给我分吗？”

……

下一场考试的钟声响了。同学们有高兴的，有着急的，有沮丧的，但都又重新聚集到了考场。警戒线外，家长们又在焦急地等待。我爹又坐在毒日头底下的砖头蛋上。马中又讲话了，说上一堂考试有的同学表现不好，这一场要注意，不然可别怪鄙人不客气……大家听他讲，都很着急，因为他整整耽误大家八分钟答卷时间，然后才发卷。“忽拉”“忽拉”一阵纸响，又静下来。接着又是“嚓嚓”的笔划纸的声音。

忽然，我听到后排“咕咚”一声，接着教室一阵骚乱。我扭回头，吃了一惊，原来是“磨桌”晕倒在地上。监考的老师纷纷向“磨桌”跑，有的同学就趁机交头接耳，偷看别人的试卷。监考老师又不顾“磨桌”，先来维持秩序，马中又大声咋唬。等教

室平静，“磨桌”才被人抬了出去。

晕倒的“磨桌”被人抬着，从我身边经过，我看了他一眼。他浑身发抖，眼紧闭，牙齿上下“嗒嗒”响，脸苍白，满头发的汗。我一阵心酸，满眼冒泪。“磨桌”，好兄弟，你就这样完了！你的清凉油呢！你怎么不多在脑门上涂上厚厚的清凉油？你为什么要晕倒呢？大半年的心血，就这样完了！兄弟，你好苦啊！

这场考试临结束，前边又发生了骚乱。这次是“耗子”。马中站在他面前，看他的答卷。看了一会儿，猛然把考卷从他手中抢过，怒目圆睁：

“你这是答的什么题，这就是你的方程式吗？你捣的什么乱，啊！？”

几个监考老师纷纷问：

“怎么了，写了反标吗？”

马中说：“反标倒不是反标，但也够捣乱的！我念给你们听听，”接着拖着长音念：“‘党中央，教育部：我怀着激动的心情，给你们写信。卷上的考题我不会答，但我的心，是向着你们的。让我上大学吧，我会好好为人民服务……’这叫什么？你以为现在还能当张铁生啦？！……”

这时校长戴着“监考”牌进来，才止住了马中的唠叨，让考生们静下心，继续答题。

……

两天过去了。

高考终于结束了。

七

高考结束了。

我相信我考得不错。我预感我能被录取。不能上重点大学，

起码也能上普通大学。我把自己的感觉告诉了在考场警戒线外等了两天的爹，爹一下竟说不出话来。平生第一次，一个老农，像西方人一样，把儿子紧紧地拥抱在怀里，颠三倒四地说：“这怎么好，这怎么好。”然后放开我，“嘿嘿”乱笑，一溜小跑拉我出了校门，要带我回家；我说学校还有我的行李，他又放开我，自己先走了，说要赶回家，告诉我妈和弟弟，让他们也高兴高兴。

复习班结束了。聚了一场的同学，就要分手了。高考有考得好的，有考得坏的，有哭的，有笑的。但现在要分别了，大家都抑制住个人的感情，又聚到大宿舍里，亲热得兄弟似的。惟独“磨桌”还在住院，不在这里。大家凑了钱，买了两瓶烧酒，一包花生米，每人轮流抿一口，捏个花生豆，算是相聚一场。这时，倒有许多同学真情地哭了。有的女同学，还哭得抽抽嗒嗒的。喝过酒，又说一场话，说不管谁考上，谁没考上，谁将来富贵了，谁仍是庄稼老粗，都相互不能忘。又引用刚学过的古文，叫“苟富贵，莫相忘”。一直说到太阳偏西，才各人打各人的行李，然后依依不舍地分手，各人回各人村子里去。

同学们都走了。但我没有急着回去。我想找个地方好好松弛一下。于是一个人跑了十里路，来到大桥上，看看四处没人，脱得赤条条的，一下跳进了河里，将大半年积得浑身的厚厚的污垢都搓了个净。又顺流游泳，逆流上来。游得累了，仰面躺到水上，看蓝蓝的天。看了半天，我忽然又想起王全，想起“磨桌”，想起“耗子”，心里又难受起来。我现在感到的是愉快，他们感到的一定是痛苦，我像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一样，急忙从河里爬出来，穿上了衣服。

顺着小路，我一阵高兴一阵难过向回走。我又想起了爹妈和弟弟，这大半年他们省吃俭用，供我上学，我应该赶紧收拾行李回家。我又想起李爱莲，不知她父亲的病怎么样了，她在新乡考得怎么样。我着急起来，决定明天一早去新乡。

就这样胡思乱想，我忽然发现前面有一拉粪的小驴车。旁边

赶车的，竟像是王全。我急忙跑上去，果然是他。我大叫一声，一把抱住了他。

和王全仅分别了一个月，他却大大变了样，再也不像一个复习考试的学生，而像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农。戴一破草帽，披着脏褂子，满脸胡茬，手中握着一杆鞭。

王全见了我，也很高兴，也一把抱住我，急着问我考得怎么样，我急着问他麦子收了没有，嫂子怎么样，孩子怎么样，不知谁先回答好，不禁都“哈哈”笑起来。

一块走了一段，该说的话都说了。我突然又想起李爱莲，忙问：

“你知道李爱莲最近的情况吗？她爹的病怎么样了？她说在新乡考学，考得怎么样？”

王全没回答我，却用疑问的眼光看我。看了一会儿，冷笑一声：“她的事，你不知道？”

“她给我来信，说在新乡考的！”

王全叹了一口气：“她根本没参加考试！”

我大吃一惊，不由停步，张开嘴，半天合不拢。王全只低头不语。我突然叫道：“什么，没参加考试？不可能！她给我写了信！”

王全又叹了一口气：“她没参加考试！”

“那她干什么去了？”我急忙问。

王全突然蹲在地上，又双手抱住头，半天才说：“你真不知道？——她出嫁啦！”

“啊？”我如同五雷轰顶，半天回不过味儿来。等回过味儿来，上前一把抓住王全，狠命地揪着：“你骗我，你胡说！这怎么可能呢！她亲笔写信，说在新乡参加考试！出嫁？这怎么可能！王全，咱们可是好同学，你别捉弄我好不好？”

王全这时抽抽嗒嗒哭了起来：“看样子你真不知道。咱俩是好同学，我也知道你与李爱莲的关系，怎么能骗你。她爹这次病

得不一般，要死要活的，一到新乡就大吐血。没五百块钱人家不让住院，不开刀就活不了命。一家人急得什么似的。急手抓鱼，钱哪里借得来？这时王村的暴发户吕奇说，只要李爱莲嫁给他，他就出医疗费。你想，人命关大的事，又不能等，于是就……”

我放开王全，怔怔地站在那里，觉得这是做梦！

“可，可她亲自写的信哪！”

王全说：“那是她的苦心、好心、细心。唉，恐怕也不过是安慰你，怕你分心罢了。你就没想想，她户口没在新乡，怎么能在新乡参加考试呢？”

又是一个五雷轰顶。是呀，她户口没在新乡，怎么能在那里参加考试？可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？我好糊涂！我好自私！我只考虑了我自己！

“什么时候嫁的？”

“昨天。”

“昨天？”昨天我还在考场参加考试！

我牙齿上下打颤，立在那里不动。大概那样子很可怕，王全倒不哭了，站起来安慰我：

“你也想开点，别太难过，事情过去了，再难过也没有用……”

我狠狠地问：“她嫁了？”

“嫁了。”

“为什么不等考试后再嫁？哪里差这几天。”

“人家就是怕她考上不好办，才紧着结婚的。”

我狠狠朝自己脑袋上砸了一拳。

“嫁到哪村？”

“王村。”

“叫什么？”

“吕奇。”

“我去找他！”

我说完，不顾王全的叫喊，不顾他的追赶，没命地朝前跑。等跑到村头，才发现跑到的是郭村，是李爱莲娘家的村。就又折回去，跑向王村。

到了王村，我脚步慢下来。我头脑有些清醒。我想起王全说的话，“已经结婚了，再找有什么用？”我不禁蹲到村头，“呜呜”哭起来。

哭罢，我抹抹眼睛，进了村子。打听看，找吕奇的家。到了吕奇的家门前，一个大红的双喜字，迎面扑来，我头脑又“轰”地一声，像被一根粗大的木头撞击了一下。我呆呆地立在那里。

许久，我没动。

突然，门“吱哇”一声开了，走出一个人。她大红的衬衣，绿的良裤子，头上一朵红绒花。这，这不就是曾经抱着我的腰，管我叫“哥”的李爱莲吗？这不就是我曾经抱过、亲过的李爱莲吗？这不就是我们相互说过“永不忘记”的李爱莲吗？

但她昨天出嫁了，她没有参加考试，她已经成了别人的媳妇！

但我看着她，一动没有动。我动不得。

李爱莲也发现了我，似被电猛然一击，浑身剧烈地一颤，呆在了那里。

我没动。我动不得。我眼中甚至冒不出泪，我张张嘴，想说话，但觉得干燥，心口堵得慌，舌头不听使唤，一句话说不出来。

李爱莲也不说话，头无力地靠在了门框上，直直地看着我，眼中慢慢地、慢慢地涌出了泪。

“哥……”

我这时才颤抖着全部身心的力量，对世界喊了一声：

“妹妹……”但我喊出的声音其实微弱。

“进家吧。这是妹妹的家！”

“进家？……”

我扭回头，发疯地跑，跑到村外河堤上，一头扑倒，“呜呜”痛哭。

爱莲顺着河堤追来送我。

送了二里路，我让她回去。我说：

“妹妹，回去吧。”

她突然伏到我肩头，伤心地、“呜呜”地哭起来。又扳过我的脸，没命地、疯狂地、不顾一切地吻着，舔着，用手摸着。

“哥，常想着我。”

我忍住眼泪，点点头。

“别怪我，妹妹对不起你。”

“爱莲！”我又一次将她抱在怀中。

“哥，上了大学，别忘了，你是带着咱们俩上大学的。”

我忍住泪，但我忍不住，我点点头。

“以后不管干什么，不管到了天涯海角，是享福，是受罪，都不要忘了，你是带着咱们两个。”

我点点头。

暮色苍茫，西边是最后一抹血红的晚霞。

我走了。

走了二里路，我向回看，爱莲仍站在河堤上看我。她那身影，那被风吹起的衣襟，那身边的一棵小柳树，在蓝色中透着苍茫的天空中，在一抹血红的晚霞下，犹如一幅纸剪的画影。

……

1987年1月 北京万寿路